

大案要案侦破纪实

黑

金

浙江温岭“张、王”黑社会犯罪团伙覆灭纪实

群众出版社

大案要案侦破纪实

黑 金

浙江温岭“张、王”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覆灭纪实

■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金/《啄木鸟》杂志社编.-北京:
群众出版社,2002.1
(二十一世纪大案要案侦破纪实系列)
ISBN 7-5014-2625-2

I. 黑… I. 啄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
-当代 N.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9264 号

黑 金

编 者:啄木鸟杂志社
责任编辑:杨桂峰 张小红
封面设计:志 刚
责任印制:张建平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6
字 数:248 千字
印 张:11.25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14-2625-2/I·1082
印 数:0001—8000 册
定 价:18.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神秘的金属钯工厂一角



张畏的“明珠宾馆”



王秀方的东海储蓄所



张畏的“明珠珠宝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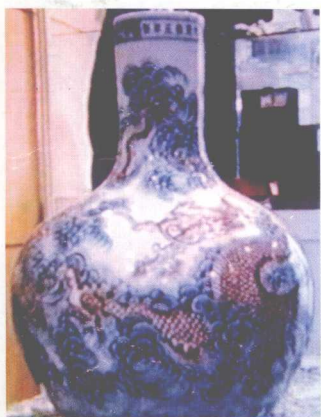


张畏的坐车之
一：劳斯莱斯



张畏收藏的物品

张畏收藏的物品



从张畏家中
搜出的价值
百万余元的
物品



黑龙江屠龙记



即将走进审判庭的“恶龙”看似平静如水，但心里都紧张得要命



21条“恶龙”接受法律的庄严审判

黑
梟
末
日



刘涌被押回沈阳

目 录

黑 金

1

——浙江温岭“张、王”黑社会性质犯罪 团伙覆灭纪实

从木讷寡言的农村娃到党羽数百、恶名昭著的黑老大，“张、王”制造了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黑色神话。此案为建国以来浙江省涉案人数最多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案。它的侦破，昭示着我们党严惩腐败决不手软的决心。

黑龙滩屠龙记

83

——四川警方铲除特大抢劫犯罪团伙案纪实

他们把抢劫叫做“业务”，视打砸砍杀如儿戏，然而就在其自鸣得意之时，正义的雷声已在头顶响起。本文翔实记录了四川警方全力铲除震惊全省的流氓恶势力的全过程。

——沈阳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覆灭纪实

一路打砸砍杀，肆意巧取豪夺，一时间刘涌在东北声名赫赫。沈阳警方对刘涌犯罪团伙的侦破，像触发了“多米诺骨牌”，使沈阳市一批贪官污吏迅速落马，受到正义的审判。

剿灭旷世魔王

——昆明警方侦破杨天勇犯罪集团案纪实

诈骗巨资的在逃犯与自甘堕落的执法败类，纠集亲朋制造了一系列惊天大案。昆明警方为取得铁证，与买赃卖赃者斗智斗勇，终获全胜。本文首次全方位独家披露此案内幕。

血色歧途

——湖南邵阳警方侦破“江南八漂”

黑势力团伙案纪实

凭借经济实力，自恃装备精良，机关算尽的“江南八漂”再逞凶虐。“9·29”大劫案令人神共愤。湖南民警同仇敌忾，严打利剑闻警出鞘。所到处，黑势力团伙土崩瓦解。

黑 金

——浙江温岭“张、王”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覆灭纪实

饶漱波

一 飓风行动

傍晚时分，开始下雨。原本一俟华灯初上即成熙攘街市的温岭市太平镇东辉路，此刻因行人稀少，便失却了往日的喧闹。

习惯于晚餐后坐车上路兜风的张畏，一如往常，换上司机，坐进那辆挂有武警车牌的宝马车，离开他刚刚在里面胡吃海喝过的温岭明珠宾馆。

闭目养神的张畏全然不觉车外的景致。倒是以娴熟高超的驾技和守口如瓶的秉性赢得张畏信任多年的司机，在将宝

马车拐上宽广的街面时，发现原本停在前面不远处的三辆轿车突然同时启动，在瞬间对宝马车形成了一种钳制，而其中一辆轿车，直呈压迫之势。这可是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出现的事！要知道，无论是张畏其人，还是座车，在温岭，谁个不知，哪个不晓？这简直是吃了豹子胆！简直是摸老虎屁股！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司机在心中诅咒了几句话，一边将宝马车顺着那辆逼过来的轿车往路边靠停，一边回头对张畏说：“张领导，有车压迫我们。”

张畏懒得睁眼，惜语如金的他，吐出六个简洁的字：“不管它，继续开！”

得到指令，司机欲挂挡斜插过去。

说时迟，那时快，跟随于左右的那两辆轿车，此刻犹如横空出世，突地把宝马车的前路堵了个瓷实。司机见状，目瞪口呆，不得不再次向张畏通报眼前的处境：“张，张领导，好像有人截，截我们的车！”

“我弄死他娘！”张畏吐了一句温岭人骂人最厉害的话，然后摇下车窗，想看个明白！也就在这一瞬间，几个精干的人影敏捷地冲将过来，伸出力如鹰爪的手，揪住他那梳理得极为整齐的头发，而且未容他把发梢上的痛感通过嘴巴喊出来，车门就被打开，整个身子便被拖出车外。本能中，他欲反抗，怎奈拥将上来的那几个人已把他揉成面团般，七手八脚将他推向停在宝马车前面的那辆轿车。

有那么一瞬间，张畏判断自己被人绑架了！因此他不无惊恐地问：“干啥，你们干啥？”

一个年轻人将张畏推入车内，并迅速将一副手铐铐住张畏的手腕。那个拖拉张畏、率先钻进车内的年轻人，则示意司机驱车上路。惊恐中，张畏发觉自己恰如馅饼般，被两个

年轻人夹在中间，难以动弹。

“你们是哪里的？”张畏强装镇定地问。

“公安局的。”紧挟张畏左边的年轻人边答边开始搜张畏的衣裤，并很快搜出了张畏的手机。

“为什么抓我？”听说是公安局的，一度被恐怖笼罩的张畏，反而镇静下来。他眨了眨眼，想利用窗外那昏黄的路灯光，看清眼前这几个人究竟是公安局哪个科室的。这些年来，凭着他与温岭公安无数次的较量与“合作”，多少熟悉一些民警的容貌，他不无傲气地说：“把手机还我，我要给你们杨局打个电话！”

“你昏了头！”那个年轻人一边关闭张畏的手机，一边说道。

张畏拿眼瞟了一眼身旁这个说话者，心说，只要一进温岭市公安局，一俟见到局长杨卫中，我倒要让你们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知道什么叫昏了头！有了这种心情，张畏一度紧张、惊恐的心态立马儿平静，他索性合上眼皮，继续他的闭目养神疗法。

桑塔纳的速度，毕竟比不得宝马车，开了这么长的时间，怎么还不到公安局？如果坐在宝马车上，别说是到公安局，就是整个温岭城区也被兜过来了。张畏觉得奇怪，便睁开双眼，透视窗外，但见车窗两旁黑黝黝的一片，回首再眺，却见那万家灯火造就的温岭夜景，已被远远地抛在车后！

恐惧再次袭上心头，张畏急问：“你们，去哪？”

“杭州！”紧挟张畏右边的年轻人吐词极为简洁：“省公安厅！”

“省公安厅？”张畏大惊：“为何要把我带去那里？”

“你不知道的事多着哩。”年轻人干脆地封住他的口，“少废话！”

是的，张畏做梦也没想到，遵循公安部和浙江省公安厅的统一部署，抽自公安部、浙江省公安厅和台州市的大批精干警员，以“3·23”专案为代号经过一年多的艰难侦查，这一夜在上海、深圳、温岭及湖北等地同时拉开了抓捕浙江省温岭市“张畏、王秀方”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的飓风行动！

二 第一次行贿

一年木匠两年漆，三年方成泥瓦匠。由于木匠学徒期最短，家境拮据的张畏在1982年15岁时，就有了木工一技之长并通过从部队复员被分配到温岭县印刷厂工作的父亲的面子，走进温岭汽车运输公司，干些修补办公橱柜和桌椅的活儿。

当时雄霸温岭运输市场的运输公司，委实是个家大业大的单位，不用说换下的汽车零配件被放在露天场上日晒雨淋，就是崭新的汽车零配件，有时也会被搁置得生锈。至于那些相对来说不值钱的木料，更是东一堆西一摊地乱放。许多木料，由于没有及时处理，两头霉烂，中间破膛，随处可见。这对生活在严格控制木材流通年代的张畏来说，难免产生心痛之感：与其说任这些木料霉烂成土，倒不如将它们偷偷带出厂区，拿回家中，加工成相应的家具！

张畏通过聚沙成塔的手段，把那些木料偷带回家，与也是木匠的弟弟一起，加工制作床架。令人吃惊的是，张畏却把那几副床架，低价卖给了运输公司的领导，因为价格比市

场上要便宜得多，此举马上赢得了领导们的欢心。

张畏发迹后，曾对手下有过对此事的回忆，他说：“那是我首开贿赂当官者的处女作！”

然而张畏这一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做法，很快被公司里的另外一个木匠洞知，他马上向时任运输公司负责人的韩世根作了检举。韩世根就去木工场地巡视，发现公司仓库的下脚木料果然少了，他觉得自己以及那几个买了床架的领导，都被这个不起眼的小个子木匠耍了。韩世根对张畏生气的根由，不光是因为张畏是个“贼”，更主要的是，这个“贼”胆子太大，竟敢把偷走的东西，经过改头换面，对公司领导进行第二次行“窃”，而第二次行“窃”的后果，不仅仅只是拿走了公司领导口袋里的钱，而且还害了他们的名声！

张畏的父亲得知这一情况，通过战友、同事等等关系，想方设法去活动，欲求运输公司能给张畏一个改正的机会。但张畏不干，张畏的理由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更让父亲惊诧的是，张畏不但不屑于运输公司的工作，而且连木匠这碗饭也厌倦了。文化不高的他，当时就对父亲说了一句蛮有水平的話：“爸爸，条条道路通罗马，我不能一辈子吊死在木匠这个行当上！”

张畏就这样离开了运输公司，前后算起来呆了两年时间。其实导致张畏疏远木工工艺的更直接原因，则在于一个更为热门的行当正在温岭悄悄兴起。这就是走私。

温岭市地处浙江黄金海岸中部，介于宁波和温州之间，宁波是闻名国内外的深港城市，温州则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前哨城市。为了保证两大城市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发展，国家对宁波、温州两城市的条框限制不多，但对走私领域的打击，却甚为严厉。而介于两大城市中间的温岭则不同，由于

当时经济尚不发达，未被国家列为沿海开放城市，因此在条框限制上较多且严，但在打击走私方面较为忽视。另外温岭的海岸线较长，缉私力量不强，因此境内的一些走私分子，就渐渐视温岭为跳板。温岭很快成为走私电器、毒品、汽车、香烟等物的集散地。辖内的泽国镇，是当时全国走私香烟的最大中转站。走私的猖獗，使餐饮业、旅馆业兴隆的同时，另一行职业也迅速红火起来，这就是走私押运。

走私押运其实是件风险性很强的差使。这不仅因为走私是被政府明令禁止、坚决予以打击的，而且更是那些不劳而获者觊觎的目标。走私押运者在与政府缉私人员斡旋的同时，还要对付那些来无影、去无踪的不法“吃黑”者。对付政府缉私队伍中的执法人员，走私押运者有时用金钱打点、女色开路就可摆平，而对付黑道上的“吃黑”者，光靠金钱、女色是不够的，更多的时候需要实力，甚至要用鲜血铺路、生命作押。走私押运者如果没有点三拳两脚的功夫，是休想去染指的。但由于走私押运这个行当来钱快，许多年轻小伙还是想方设法拜师习武。一时间，习武之风在温岭城乡蓬勃兴起。时值《少林寺》电影风靡全国，但从这一点看，功夫不是少林寺家人的浪漫，而是实际的生存所需。

1985年春，张畏开始习武。由于个头矮，加上寡言，举止木讷，那些授武之人都说他不是干押运的料，劝他打消这份念头。但张畏没有畏难，他想方设法寻觅授武之师。凭着远远高于其他学员的拜师费，有人终于愿意收他为徒。张畏的师傅，其实也是个刚走上走私押运不久的蛮师。这位蛮师的出道，得益于一个名叫张小海的人。

三 第一次玩空手套白狼

就在张畏跟着蛮师，摸爬滚打于练武场上时，相距张畏的楼下张村约一公里路程的联树村，有个名叫王秀芳的年轻人，因为在其不满 17 年的人生履历中，已有数次小偷小摸的纪录，而被泽国镇派出所列为帮教对象。在当时，一旦某人被冠以这个“头衔”，那么他在村里的处境就显得尴尬了。王秀芳决定离开联树村，到外面闯荡。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商品经济意识正逐渐深入国人的头脑之中。无商不富，经商即富的现状，随处可见，但王秀芳也明白，经商，没有一定的资金是不行的。为了尽快使自己步入经商行列，王秀芳拜师学习泥工技艺，并随当地工程队远赴湖北省沙市等地当泥瓦工。挣钱、攒钱心切的王秀芳争抢着脏苦累的活儿干。凭着省吃俭用，王秀芳一年积攒了一千多元。在那时，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款子。怀揣这笔资金，王秀芳返回泽国镇，在镇上一条名叫鹤池的街面上，租赁了 58 号店面，开始经营摩托车零配件。

应该说，王秀芳的经营头脑是超前的。80 年代摩托车还是稀有的高档消费品，如果某人购买了一辆摩托车，他足可以被周围人当作富人议论一阵子。

作为摩托车配件商店，客户的光顾是其生意兴隆发达的前提。为了招揽客户，王秀芳不惜低三下四地向那些拥有摩托车的单位领导和走私烂仔赔好话、递笑脸。然而，就在那些客户为他的店铺带来生意兴隆的同时，他们在搓麻、甩牌赌博三缺一时，便来找他补缺。碍于情面，王秀芳每邀必

至，但每至必输。如此几个来回，靠经营所赚的利润，被输个精光。为了翻本，王秀芳从被动应赌，转为主动邀赌。这一转变，使他整日沉湎于赌场而难以自拔。日子不长，1996年年底时，他已负债累累。

为了筹集赌资，以图一赢，王秀芳通过几个赌友的帮助，以摩托车配件商店作抵押，向泽国信用社贷了1.7万元。这笔贷款，是王秀芳平生第一次金融贷款。资金到手后，他将其中一部分还了赌债，将另外一部分作为赌本。谁知不到半个月，他又囊中羞涩。为了在赌场上东山再起，王秀芳又以商店周转资金紧缺为由，向泽国信用社贷了5000元。这一次去得更快，不到一个星期，又全部落入别人的口袋。

一心想翻本的王秀芳想再走贷款之路，但泽国信用社的负责人说什么也不肯贷他，而且还提醒他把原先贷去的款子按时归还。走投无路的王秀芳为了逃债，决定关闭摩托车配件商店。然而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在温岭县城从事缝纫业的杨云莲。钟情于王秀芳的杨云莲，拿出积蓄为王秀芳还了贷款渡过了难关。王秀芳发迹后，有不少“跟屁虫”，曾引诱王秀芳去打“野食”，但王秀芳每每拒绝。他常声情并茂地说，如果没有妻子在危难之时助他，他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因为杨云莲在他最最困难的时候给他以真爱，帮他解决了当初那两笔贷款，才使他有了后来的发达，因此他从未想过背叛妻子，去外面胡来。

在泽国镇，人们提起王秀芳，就知道他是一个怕老婆怕得要命的主儿。杨云莲与王秀芳婚后的第二年，生了一个儿子。一天傍晚，有赌友来邀王秀芳，王秀芳熬不住，就答应前去。杨云莲劝王秀芳不要去，但王秀芳坚持要去，杨云莲